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九　　宋　王　稱　撰

外戚傳一百二

司馬遷謂受命帝王葢亦有外戚之助然任之以政假之以權則未有不為患者也祖宗鑒前世之禍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禄使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此禍亂之所以不作也於乎規摹遠矣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也昭憲皇后之兄父曰爽昭憲兄

弟五人審琦其長也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鄉里初宣祖自北南來天大寒因避雪於輿之莊院輿見其狀貌甚愛之家人曰當以為四娘子舍居壻四娘子即昭憲也審琦仕後唐終義軍指揮使審玉早卒

審瓊建龍初以元舅拜左領軍將軍改左龍武軍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兼領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曰恭僖審瓊

性淳質宿衛忠謹人皆稱之景德三年贈太師

審肇起家為左武衛上將軍賜第于京師開寶中為右驍衛上將軍出知澶州河大決東匯于鄆濮民罹水害太祖乃免審肇官歸第俄復故官令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曰温肅後又贈太傅

審進起家為左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將軍乾德中領賀州刺史知陝州遷保義軍留後拜節度使太祖郊祀于西京審進來朝於是寵賚甚厚遣還任太平興國二

年許昌裔者為虢州刺史審進摺其闕失事太宗以右
拾遺李幹鞫之幹因請支郡不復隷藩鎮皆得專達支
郡不隷藩鎮自此始也太宗征太原審進老矣願率所
部擊賊不許太宗幸大名勞軍留審進巡徼京師復歸
陜拜右衛上將軍領静江軍節度使太宗耕籍田加開
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中書令諡曰恭惠審進鎮
陜二十餘年勸農敦本民庶便之然居富貴略無驕矜
之色人服其醇厚又贈尚書令追封京兆郡王諸子彥

主彥鈞彥彬皆為顯官

王繼勳孝明皇后之同母弟也國初以后故為内殿供奉官累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彰州防禦使太祖將伐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閲繼勳素與馬仁瑀不相善太祖為出仁瑀密州繼勳尋遷保寧軍留後權領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不法會新募兵千餘人隸雄武多無妻子繼勳縱令都下掠人子女太祖聞之大怒捕得百餘人斬于市時后已崩太祖念之故繼勳得免也其後

復為部下所訟太祖罷其兵柄以為彰國軍留後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為樂太祖怒削其官爵流于登州未至以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開寶中分司西京繼勳殘忍愈甚彊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人有訴其事者詔鞫之遂棄市僧惠廣者嘗與繼勳同食人肉太宗先令折其脛而後斬之

賀令圖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散員指揮使

出為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從楊業北征死之令圖少謹愿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及即位以為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崇儀使知雄州領平州刺史為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克涿州會父死起為六宅使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初令圖握兵在邊十餘年恃舊恩每入奏事輒言幽薊可取太宗信之遂有岐溝之敗令圖貪功而寡謀虜將耶律寧號于越者使人紿令圖曰我獲罪本國願歸南朝無路可拔君侯幸留意焉令圖

信之既而于越率衆入寇王師敗于君子館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謂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邉事乃來送死耶麾左右縳令圖以去令圖時年三十九

劉美字世濟益州華陽人也本性龔章獻明肅皇后之父曰通少隷軍籍建隆初征嶺南有功為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從征太原道卒美以鍜金為業真宗為襄王時后自蜀來因張耆以進耆得之美所真宗即位

以后為美人乃更美姓以為后兄補三班奉職遷右侍郎石保吉之在陳州也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聞會有言其擾民者遣美察其事美曰保吉受國恩列藩閫營繕過度誠有之自餘保無他患眞宗意乃解還朝為閤門祇侯護兵屯於漢州徙嘉州召還提點在京倉塲后正位中宮遷南作坊使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勤州刺史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遷武勝軍留後以卒年六十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其後章獻

臨朝父通累贈太師封魏王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后母弟也少窮困劉美得之於民間奏以三班奉職章懿薨除禮賓副使累擢慶州觀察使遷永清軍留後為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舊制公使錢正任以上許私用而用和悉以為軍費不留于家慶歷二年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拜宣徽北院使改鎮彰信加同平章事進南院使兼侍中卒年六十二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謚曰恭

僖用和起民間以帝舅位將相而小心避權勢闔門謝客此其所長也諸子璋瑋有聞

璋字公明初補三班借職歷閤門祗候遷閤門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拜天平軍留後知澶州改曹州河決澶淵坐降邢州觀察使復為留後拜武勝軍節度使為殿前副都指揮使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酒酣命酌二大琖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者仁宗崩執政欲京城增甲士璋曰素隊例也不可易時禁衛相告

故事内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衆視之無有也紛紛以為言瑋呼什長謂曰爾曹衣食縣官而敢諠爭諠者斬衆乃定徙鎮建雄為殿前都指揮使出知鄆州應天鳳翔府許鄧郢三州歴鎮武成鎮安振武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

瑋尚仁宗女兖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西京左藏庫副使累遷濮州團練使安州觀察使瑋貌寢與主不恊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叩禁門入訴於是諫官司馬

光上疏曰臣聞太宗時姚坦為吳王宮翊善每諫王過失左右教王詐疾不朝太宗召王乳母問起居狀乳母曰王以姚坦檢束嚴故成疾耳太宗怒杖之數十太宗非不知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呵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臣謂陛下教子以義

宜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為法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將何以行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乎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仁宗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未幾主徙封岐國瑋復拜駙馬都尉主薨

瑋坐奉主無狀貶郴州團練副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累拜節度使歷鎮建武平海元祐八年卒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人也温成皇后之從父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嘗知管城縣稍遷三司户部判官又為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是時諫官御史言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内帑疲於借助仁宗方祀明堂問以經費堯佐曰固已辦矣皇祐二年除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

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宫使於是知諫院包拯上疏曰
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
事乃五六年來超擢張堯佐群口竊議于下然而迹其
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
動靜伺陛下之所為而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義
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以陷陛下
私昵後宫之過此豈有愛君之心哉以本朝故事言之
昭憲皇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弟審進窮老纔得

一節度使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止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叅知政事裁用為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為三司使夏竦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為資政殿大學士二年得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進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之流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可乎旣而御史中丞王舉正諫官吳

奎等彈奏堯佐恩寵太過至留百官班廷議遂罷宣徽景靈二使三年復以宣徽南院使徙鎮天平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堯佐憑戚里以進而家法不脩為世所鄙云曹佾字伯容慈聖光獻皇后兄也初為右班殿直慈聖位中宫遷左侍禁閤門祗候累拜鄆州觀察使遷安化軍留後除建武軍節度使宣徽北院使嘗知澶青許鄆州改鎮保靜又改保平加同平章事景靈宫使兼侍中拜護國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中書令中太一宫使封濟

陽郡王國朝以來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贈官則有之生除中書令惟佾而已神宗一日敕中使召之見於便殿與同至慶壽宫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神宗親奉觴慈聖自酌酒以授佾佾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御前紅燭送歸佾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佾曰吾到天上來耳慈聖崩既

免喪佾請郡神宗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宫柰何欲遠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神宗嘗謂大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純臣也哲宗即位加守太保薨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佾為人樂易儀觀頎秀通音律善奕射當英宗神宗哲宗之際以元舅之重其所以尊寵者為當時之冠云子評為平海軍節度使誘安德軍節度使誘子戩戩子湜湜尚徽宗女崇德帝姬

高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弟也母即慈聖光獻皇

后之姊士林以慈聖恩補右班殿直累遷西頭供奉官

進內殿崇班士林將家子獨喜儒學閱經史能通其旨

英宗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士

林官至德州刺史治平中卒神宗即位贈昭德軍節度

使子公繪公紀由戚里至節度使皆有賢稱

向宗回字子發欽聖憲肅皇后弟也自幼侍禁用后恩

擢温州刺史哲宗時遷至相州觀察使徽宗即位除彰

德軍留後欽聖垂簾拜安國軍節度使徙鎮保信鎮南

建中靖國初封永陽郡王改鎮寧海大觀初詔曰朕以
欽聖憲肅皇后受哲廟之顧託黜相臣之異心援翊沖
人付畀神器親屬未加褒顯其議所以崇報之遂除宗
回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安康郡王移鎮保平徙王漢東
二年有告宗回帷薄不脩者令開封府鞫治御史中丞
吳執中臨問召所使季吹笙引宗回女并張響鐵等驗
問具得其實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執中言陛下以宗回
元舅之故不忍致之法柰天下何詔曰宗回於欽聖憲

肅皇后為親弟朕以噬膚之恩不忍行法其削奪在身官爵郴州安置行一二日追還逾年盡復故職宗回性驕然以才稱卒年六十三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以后恩授右侍禁累擢秀州刺史哲宗時遷至利州觀察使徽宗即位遷昭信軍留後欽聖垂簾拜奉國節度使與兄宗回同宣制徙鎮清海封永嘉郡王始蔡京交結宗良兄弟及内侍裴彦臣外議訩訩及欽聖還政宗良尚與政諫官陳瓘上疏曰宋有天下一

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祖宗以聖繼聖古無有也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宋德方隆内外無患然而以臣所聞宜與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之知也皇太后未之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陛下與皇太后知之乎陛下受天眷命皇太后有定大策之功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良等依倚國恩憑藉慈廕夸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

希寵之士願出其門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幾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尚預政也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臣區區之言有益於朝廷有補於外家此國家治亂之機也徙鎮鎮東武寧大觀二年移寧海加開府儀同三司請老不許宗良既貴母董氏年九十尚無恙封燕國太夫人宣和元年董氏卒明年有詔起復制曰念先后之同氣惟仲舅之獨存宗良固辭喪未除而薨年六十六贈少保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九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　宋　王稱　撰

宦者傳一百三

宦者之禍見於前載者尚矣太祖開基所用宦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采他事也嘗有中黄門因禱祠山川於洞穴中得怪石形類羊者取以為獻太祖曰此墓中物爾何以獻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倿也如此厥後宰相欲以王繼恩為宣徽使而太宗不

可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而宰相不可聖君賢相所以防微杜漸者一至是哉自李憲節制諸將於西邊而童貫因之以握兵秉樞宗既寵用貫而梁師成坐籌帷幄文武二柄歸此兩人宰相特奉行文書而已内而百司遷以官者兼領外而諸路則有廉訪承受之官宦者之勢盛矣小人之耆利無恥者爭趨其門反以所得為榮者可勝數哉蕭牆之憂識者以為將遂如漢唐之季矣夫何變起夷狄都人憤怒至抉其種類而殺之而

童貫亦以誤國誅宦者之禍於是泯矣雖然不可以不戒也

王繼恩陜州人也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復姓王氏太祖時為内侍行首太祖崩繼恩執役永昌陵還宫苑使端拱中以昭宣使領皇城司李順亂於蜀以繼恩為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劒門路入研石砦大敗之遂平劒州又平閬縣二州乘勝至成都破賊十萬斬首三萬遂平蜀於是宰相請用繼恩為宣徽使太

宗曰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宰相言繼恩有平蜀之功非此無以酬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乃議别立宣慶使以寵之召還領桂州觀察使始繼恩善結黨邀名譽乘間敢言士大夫好進者多趨之有潘閬者賣藥成都工於詩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未幾太宗察其狂妄追還詔書繼恩又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相結太宗崩繼恩與昌齡且有異議皆抵罪繼恩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仍籍其家卒於貶所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也建隆中補高班太宗時拜北作坊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僉書樞密宣徽諸房公事領勝州刺史僉書宣徽院真宗議封泰山以承規領發運使累遷應州觀察使以疾除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留後致仕承規性忠謹得幸於真宗病革求為節度使真宗以問王旦旦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乃止卒贈左衛上將軍謚曰忠肅承規本名承珪真宗為改今名云

秦翰字仲文真定鉅鹿人也年十三給事黄門遷高品為入内押班嘗使李繼遷還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内臣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趙保忠以夏臺叛李繼隆率師問罪以翰監其軍保忠就擒以功拜崇儀使王均反為川峽招安廵檢使五戰五捷遂克益州還朝遷皇城使入内都知翰為人倜儻有武功以方略自任性温謹諸帥有剛很不和者翰皆得其驩心又輕財好施與士卒同休戚以故衆心樂

爲之用改昭宣使遷平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貝州
觀察使
張崇貴真定人也太祖時爲内中高品太宗時累加右
班副都知改洛苑使真宗授李繼遷節度使以崇貴使
于繼遷使還領蔣州刺史繼遷死其子德明襲爵又以
崇貴使于德明德明既納款凡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
崇貴主之以功遷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内侍省左班都
知加昭宣使領鄜延路鈐轄崇貴久在西鄙善識蕃夷

情狀西人頗畏服之卒年五十七贈豐州觀察使

周懷政本并州人也父紹忠為內侍從太宗征河東得於亂尸之間養以為子給事禁闥頗專勤數年間擢為押班都知累遷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常侍內廷權任頗重真宗建皇太子以懷政給事東宮又領皇城司於是附會者衆有位居已上者必排抑之中外帑藏皆専取而多入其家性庸鄙酷好妖妄有求能者本永興軍民家廝養遂賂其親信得見因與親事卒姚

斌等妄談神仙事懐政甚惑之援引能為永興軍監押於乾祐縣偽造天書上之能因是累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令於終南山修道觀假託鬼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朝士真宗漸踈之懐政憂懼而未有以發也會真宗不豫自疑不起常臥枕懐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懐政自以為東宫官也遂議立太子廢皇后黜丁謂用寇凖潛召楊崇勲等與之謀崇勲等反以情告丁謂謂夜往曹利用第計之翌日利用入奏具事懐政坐

誅仍捕朱能并其黨悉誅之

雷允恭開封人也初為黄門頗惠黠稍遷入内殿頭給事東宫周懐政偽為天書允恭與發其事及懐政死擢内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章獻明肅皇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横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

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其事章獻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山陵使丁謂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

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已而事發并坐盜金寳賜死而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丁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也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内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吕夷簡謀以夏竦錢惟演皆章獻皇后之黨欲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耳由是併夷簡罷夷簡素與閻文應相結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怨后及夷簡再相因后與楊

尚二美人爭寵后以此廢而楊尚二美人寵益甚仁宗未能去也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強應之曰諾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説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宫楊氏别宅安置郭后已廢仁宗悔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薨文應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

秦州鈐轄改鄜州士良罷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宫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宫又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曽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至掖庭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閲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徙相州鈐轄以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始以蔭為入内黄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明肅皇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為黄州都監又謫監莫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内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内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内都知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初英宗不豫守忠交

亂兩宮語言誕妄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以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守忠久被寵幸用事於中人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也始為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為太原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從王韶取河州以功加遙郡團練使熙寧七年木征合董氊鬼章之兵攻破

踏白城河州危詔趣憲赴之憲馳至軍晨起帳中張敕字黄旗告吏士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卒呼奮用命會王韶領兵至進釋河州圍憲大破之回軍古河州木征降以功加宣政使嘉州防禦使為入内内侍省押班交州叛以趙卨為安南招討使憲副之未行卨上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辨上前遂罷憲以郭逵為招討而卨副之九年以憲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

司邊事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晉周隋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唐明皇時畢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勉為招討使唐之禍萌於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弊賊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憲聽之木征戚裝以出諸

羌聳視皆無鬬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斬泠雞朴並氊懼即遣侍胡奉贄效順加宣州觀察使入内副承旨又遷宣慶使神宗問罪西夏命五路出師憲領熈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遇賊破之進駐女遮谷收復蘭州詔憲領兵直趨興靈平蕩夏賊而憲不前獨髙遵裕以環慶涇原師至城下狼狽而還除涇原路經畧使加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永樂城告急憲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復還熈河仍兼秦鳳軍馬賊入蘭州

攻破西關降宣慶使已而憲敗賊於定西城明年夏人大入圍蘭州十日不克糧盡引去憲選精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獲賊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即位以為提舉崇福宫御史中丞劉摯劾其貪功欺罔之罪降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於陳州未幾復觀察使提舉明道宫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謚曰敏恪又改曰忠敏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虜而貪功罔上傷財害民貽患中國云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也因父任補入内黄門熈寧初為禮賓使遷六宅副使帶御器械從王韶入熈州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擢内侍省押班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陜西兵將援之圍解進昭宣使内侍省副都知遷防禦使王師問罪西夏以中正僉書涇原路經畧司公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有旨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中正請罷省職因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宫坐前敗降秩二等

元祐初言者再論中正違詔不赴興靈會師之辠復降秩二等久之提舉崇福宫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也為人有精思彊力以父廕隷職内省神宗修補廢弊用臣經畫區處多稱上意創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都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皆用臣董其事性敏給善傅會神宗多訪以外事朝士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

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添監太平州酒稅紹聖初復宣政使慶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進瀛州刺史宣慶使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以疾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謚曰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於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望賜詳酌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宋　王稱　撰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開封人也始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宫掖善測人主意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内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逾年入為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既相始開邊議收復青唐起王厚為經略使合

諸道兵十萬用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師行及敵會禁中火燬宗以手書驛止貫貫視之遽納靴中厚訪其故貫曰上促成功耳竟出師遂復湟中及鄯廓等州由內容省使除景福殿使澧州觀察使內臣寄資轉行至兩使自此始也俄為熙河蘭湟秦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復積石軍洮州以功徙鎮奉寧時大觀二年也貫恃功稍自專軍政選置將吏官屬皆取中旨不復干朝廷

寢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宦者
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
政和初奉使契丹移鎮武信時京已罷相使人言於徽
宗曰遣使以宦者爲之是中國爲無人矣無乃爲敵所
窺乎徽宗報曰敵人以貫破青唐名聞四夷欲見之耳
彼要我因覘之不亦可乎敵方肆縱故貫所齎皆殊異
珍腆雖二浙縣藤之具悉遺之務以瓌侈相誇使還益
用事廟謨兵柄皆屬焉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強勁善戰

與中國抗自种諤靈州戰不利李憲始圖進築不克行貫欲成憲謀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為陜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權僉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僉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差除今童貫宣撫陜西等路帶行僉書與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為權領樞密院事改鎮咸武寧江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遷太傅歷山南東道

叙南東川二鎭封益國公貫將諸道兵六七年窮討深入立軍壘建堡砦平陽瞎令古仁多泉臧底河及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以至蕭關故骨龍砦斥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西賊死命逼大將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貫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殺之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關右為之擾然夏人亦大困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

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取貫莫能屈但嚴廹館伴使強之而去還及境遂棄之以歸延安帥賈炎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祖宗法屬羌不援漢官有功則於蕃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皆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别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貫之使遼也燕人有馬植者得罪於其國閉道邀貫為言取燕之策貫信之約其

來歸至則藏之家奏賜姓名為趙良嗣即條上平燕之
策大氐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
後以重兵取雲中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
遼取燕雲十四州地使者往返項背相望貫因選西師
宿將會京師又令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儲兵
糧備戰具植旗伐鼓剋日以發會方臘叛命貫南討以
為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賊熾
為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

以御筆行之貫至浙部知華石綱為民害命其屬董耘草詔罷去之民大悅臘亦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復宣撫陝西河東河北路貫方被命討賊滯留東南而金人使至燕宗頗悔結約貫黨待之須其歸請益卒燕宗意遂決宣和四年女真報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十五萬屯近邊至雄州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淳執二人斬之又令人諭易州土豪史成獻其地成執以送燕亦斬之復募馬擴齎軍

書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遂遣种師道及高陽帥和詵全兵駐白溝楊可世輕兵趨蘭溝甸淳益兵二萬度溝挑我軍詵堅壁自守貫迫令退師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敵壁相銜退必遭襲貫再三趨之不得已軍卻大風雪及之敵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詵奏黜之遣劉鞈即驛與介儒議再脩好

徽宗聞之亦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時蔡攸以副使至河間聞淳死郭藥師以涿州降軍勢稍振貫復趨雄州宰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徵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藩乞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督劉延慶入新城劉光世入易州郭藥師精騎由間道襲燕已而敗績諸將殺楊可世以降延慶氣奪不能軍退師敵益張追奔至涿州舒左右翼包之我師復大敗

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軍實埽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狀以歸又密遣趙良嗣等使金人圖之金人已取燕志益驕使四五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為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錢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之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僅令諸將脩隍塹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胔止舍少休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悉為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落

節鉞為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遂乞上尊號徽宗不許越兩月命貫致仕金人再取蔚州入飛狐靈丘兩邑且絶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尼堪將南侵貫遣馬擴辛興宗往聘窺之敵以納張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興兵貫厚禮之且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今貫速割河東北以河為界貫聞之氣褫搏手無他策亟謀還太原帥張孝純譙之曰金

敵渝盟大王當會天下兵極力楮梧今大王去人心搖矣是舉河東與賊也河東為賊有河北亦豈能保邪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歎曰平時重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懾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貫甫至京師而敵騎已長驅向闕欽宗即位徽宗居於龍德宮貫贅徽宗南巡倉皇扈從載其帑衛舳擁兵自衛泝汴而下徽宗方過浮橋隨駕衛

士攀望號慟貫擁嶶宗以行惟恐不速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百餘人聞者莫不扼腕而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至於國人交章論其罪請誅之先貶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行未至下詔數其十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迹其所至誅焉追至雄州涖斬之家屬皆徙吉陽貫握兵二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敕道路目語莫敢誰何以鐵錢夾錫錢行之關陝恐物價不平錢有輕重乃下脇

制削其直民告病知永興軍徐處仁以為言至有餓殺長安一城之數監司迎貫指閭之朝處仁反以罪去其後論者疏貫六事選方劭以察訪廉之貫密伺劭動靜先得以白於徽宗及劭入奏每一事徽宗隨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乃朕處分也劭因盡暴貫惡貫益銜之以它事中劭劭竟得罪終身不復起貫狀魁梧偉瞻視頷下有十數莖須皮骨悉如鐵略不類閹臣然頗踈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上左右交

口稱礜一詞寵煽赫然乃至隂謀揺東宫聲欬震天下服食逼乘輿金寶充私室又招伉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僭擬宫省一時蹈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厮臺賤役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危夫廝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初貫自太原還京師也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在河北與金人相遇潰而南至大名帥李彌大斬以徇勝捷軍懐不自安又聞貫已

誅死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亂遂犯濮州趙長清肆掠淄青閒脅從影附者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至章丘縣臨城問曰童大王有何罪而朝廷殺之章丘吏民乘城言曰此自朝廷處分非小邑罪也遣以牛酒乃捨去自濟南而東彌大遣裨將韓世忠以所部五百襲擊之至臨淄河世忠令其衆曰前則有功退則有死有怯敵而退者後騎得殺之以為功士皆殊死戰遂斬福首餘棄甲而遁世忠追之群賊猶萬餘世忠逐北殺其為首者

六人單騎入其軍倡言曰我輩皆西人平生唯殺番賊幾曾作賊邪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服請命曰願赦我遂掃營來降

臣稱曰宦者之職本以服役掃洒主通内外之禁而時君世主必狎而親之故雖寵任之篤則亦無有命以旄鉞者自一童貫領節制而踵之者數人位三師而為公孤者亦相繼焉蓋自古未有也矧貫隳藝祖之軍制敗童聖之盟誓其為罪也雖百世不磨矣於虖貫以腐夫

庸人而任以大臣之事疏以王爵之封志得意驕自貽顛覆尚何逃鈇鉞之誅哉

梁師成開封人也以小璫進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隷書藝局為睿思殿文字外庫專主出外傳上旨政和間遂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直宣和殿明堂建以為都監俄拜節度使加中太一宮使歷鎮護國河東以太尉提舉明堂宣和四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時中外大寧

徽宗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頴悟善逢迎恩寵徽宗凡有御筆號令皆命主焉於是入處殿中多擇善吏習倣奎畫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隂竊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耆進之徒爭趍之宰相王黼事之如父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紀王安中為翰林每草師成制必為好辭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内相上師成啓事云始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為蘇軾出子至訴於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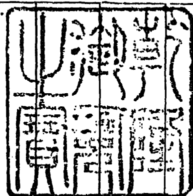
在人間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黼建伐燕山議廷臣多
以為不可唯師成力為之助能決上意晚年益通賓客
招賕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
名而官者至百餘人及倡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
皆出其口其小史曹組儲宏者亦登第而宏執廝養之
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河北京東西所至倨坐黃堂監
司郡守皆列侍有言之於欽宗者師成適在側抗聲曰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法也豈足為過哉言

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佷伺間即發後
徽宗幸黼第見其側有複門通師成家因就詰之盡悟
其交結狀遂罷黼相師成由此益絀初欽宗在東宮鄆
王楷頗有奪嫡意或言師成獨保護太子欽宗受內禪
靖康初徽宗東廵舊人多從行獨師成以舊恩留京師
言者論其惡欽宗廹於公議黜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
一日追殺之後籍其家

臣稱曰設科以待士有國者之盛典也昔之人蓋有致

位宰相而不由進士以為終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奮而為宰相猶稱前進士者矣以是觀之擢進士者豈不貴且重哉一梁師成竄名進士籍中是朝廷之上恬然以宦寺而齒士大夫也而儲宏輩又因師成以得第是又以阜隸而加諸士大夫之列也於此之時士之無恥者與之叙同年而不以為恥何哉豈非名器之濫而至於是與抑廉恥道消而以為當然者與何昔以為重而今輕之若此與不然何為而舉世不以為非也烏虖

斯人進則士之被褐懷玉皆嫉世而遠去矣可勝歎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孫潢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十五　　宋　王稱　撰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為瀛州教授召為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瀆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脩撰知洪州入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

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金人分道入侵斡里雅布以兵嚮京師邦昌不持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於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梲鄭望之使斡里雅布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為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即以為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敵營會姚平仲議夜叩敵砦欲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

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刼砦以敗還斡里雅布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為此舉耳斡里雅布曰謂為賊邪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誘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人不欲留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是歲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吴幵莫儔自敵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

禮箓命孫傅張叔夜讀詔號慟即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却之秆儔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官會議時都城先閧傳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僉狀推舉不即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為

人所樂推今來大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詿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為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邦昌以治國事如別有道德隆茂為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金人取孫傅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云檜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

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緜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

城而決糜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又必曰滅宋之策在絶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

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

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讐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

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吴幵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事及西府以待之敵使來趣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册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册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册訖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田身面東拱手而立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尚書

省翰林學士承旨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延康殿學士李回權尚書右丞尚書左丞馮澥仍舊職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為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為巳任也邦昌唯唯好問

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為宗廟社稷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職王時雍等誚之好問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横見推逼不容自裁恐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昧

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敵人以免遂往青城見敵人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寧府脩繕畢三年內還都幷借金銀犒賞敵許之又請歸

馮澥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
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薫門望軍前遥辭二帝邦昌慟哭
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敵人云孫傅張叔夜秦檜
請存趙氏留寘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今
日宜蒙寛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敵營所過起居並
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二酋見邦昌
所致書乞還孫傅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
事邪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逺當觀釁而

動邦昌懼不能荅四月二帝北狩敵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欲赦他誰況公權攝當俟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趙氏且速遣使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絶狂虜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皇后則曰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元帥

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齎咨目至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酋之令遷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敵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麾方為長計無狥舊分以速咨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踴以身投地

絶而復蘇敵執酋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縁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刄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吴幵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為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俱死莫能回

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幾全保宗社可為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係望願寛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問道齎玉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

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
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不
足為喻便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之兵
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
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
以覬聞人音而矍然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
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
相亦皆云爾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

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覬二聖之復也所喻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内府責在守者俟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毁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其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恊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脩謝不能多及邦昌又遣其甥吴何及王舅韋淵同齎咨自稱臣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顔子曰子在回何敢

死臣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在外也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王讓拒慟哭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乏宰司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

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朔旦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以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决大事遷太傅既而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盡王時雍莫儔吳幵徐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稱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孟后歸璽康王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寶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秋之法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

特嚴焉苟於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三　宋　王　稱　撰

附録一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玁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强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

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真宗決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於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葢未有也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誅僭契丹生釁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甚德而度也神宗雄材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熈河𢒰敗師於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

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擾我甸服蹀喪帝室屠害生靈而二聖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為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為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

遼國即契丹也蓋東方之國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即達呼哩氏也八子為八部一曰達爾扎二

曰伊斯琿三曰舍琿四曰諾爾威五曰頗摩六曰納古濟七曰濟勒勤八曰實衮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為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略韃靼奚室韋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邪律色勒迪少子安巴堅代為王安巴堅强併八部為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册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安巴堅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為上京臨潢府幽州為燕

京幽都府渤海國為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托雲之子烏雲立名璟改元曰天禄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弑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舒嚕立名明改元曰應歴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舒嚕喜睡國人目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三年庖人因舒嚕醉而殺之烏雲之子明記立

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脩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實克舒蘇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亨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冦石嶺關以援太原為郭進所敗王師既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冦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

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
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為承天皇太后
改大遼為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潘美
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内附降者又三
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
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之請乘
舋以取燕薊太宗以為然雍熙三年以天平節度使曹
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

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彦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鴈門雲中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彦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賛以城降敵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

顧馬軍都指揮使何萬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扎色茂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巳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閻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徼功彬不得巳裹五十日粮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蹋戰王師遂敗彬宵

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彦進回軍亦為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戸及其吐渾罕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烏雅特哩衮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於陳家谷死之是歲侵易州又冦代州四年復侵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於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侵定遠軍端拱元年侵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於唐河敗之

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為敵將裕悦邀戰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裕悦遂遁去敵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不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侵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反攻其後敵衆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款塞内附至道元年侵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侵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

合川破拔黄太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師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眞宗還京師復侵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敵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侵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於望都南既而敵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林陷焉景德元年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侵北平總管田敏

等破之又侵定州駐陽城淀假王繼忠為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敵皆言國中恐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為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荅之然敵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齎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

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達蘭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獻御衣飲食真宗御行宮南爇從官召東之與因遣使交馳誓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晉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為常

仍遣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安巴堅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於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

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毉工特哩袞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為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為皇太后隆運既幸於燕燕又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

名又拜大丞相藩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還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位惟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柩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為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皆思歸

漢真宗勅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為其所敗將士没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間奈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真宗

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珠巴克而無失朝廷信誓死於大谷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斡實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

納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為之也命焚之隆緒死珠巴克立珠巴克隆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小車載后囚於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願為

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朴箠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格及內侍數十族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隆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

為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於安巴堅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朝廷歲聘之物又一日內道塲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歷二年聞趙元昊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略睿哲仁孝皇帝上母

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税輕十數人結為凡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穆濟言漢宫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

也閉嘗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

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攷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敵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神宗手敕曰敵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敵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

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横使復至意在必得敵情
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
老卿其具奏琦言敵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之説又
不可謂敵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
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
以釋敵疑弭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求釁不若
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

舉且選人報聘敵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敵人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安認同家堡為界廼𠛬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帖服今待敵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

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三